

理论探索

原创力:泛文学时代的一种本质力量

□江飞

◆原创力是一个人从无到有地创造出具有独特价值的事物的能力。它不只是创造出某种新东西,更是在思想方法上打破常规,展现出建立事物新联系的综合能力,它是对时代精神的深刻把握与准确表达

◆真正的原创力,不再取决于作品“生产”的速度,而取决于作家生活经验的广度、生命体验的厚度以及价值判断的锐度,取决于即使与AI协作也决不放弃的人的在场性与主体性

时运交替,质文代变。人与时代共生共在,时代是人所栖身、所创造的时代,人是时代所召唤、所孕育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时代的精神具现为人的精神,人的本质力量显示出时代的本质力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的本质力量是人改造自然、创造价值、自我实现的那种能动性,也彰显了学者们所秉持的杂文学观念。文学始终因时而变,尽管其内涵与外延在不断变化游移,但对“文以载道”“情志合一”“情景交融”等创作美学的追求一以贯之。作家们强调“养浩然之气”和“语不惊人死不休”,强调“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和“写真景物,真感情”。这构成了对创作主体原创力和文学原创性的根本要求。

文学在媒介革新中的变与不变

毋庸置疑,“文学”一直是一个变动的概念,正如“文学性”一直处于流动之中。在王国维看来,“凡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史·序》)除了王国维所说的这些典型文学样式,胡适等学者还将史书、诏令、佛经译文乃至打油诗等都列入文学史研究的范围。这充分体现了古代文学的丰富性,也彰显了学者们所秉持的杂文学观念。文学始终因时而变,尽管其内涵与外延在不断变化游移,但对“文以载道”“情志合一”“情景交融”等创作美学的追求一以贯之。作家们强调“养浩然之气”和“语不惊人死不休”,强调“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和“写真景物,真感情”。这构成了对创作主体原创力和文学原创性的根本要求。

经历从口头传播文明到文字印刷文明再到电子传媒文明的演变,全媒体化生存正在成为当下全社会、全人类的存在方式,由此带来文学存在方式和传播方式的巨大变化。借用艾布拉姆斯的“艺术活动四要素”理论来说,今日之“世界”不再是虚实分明的世界,而是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相互交融、生活世界与艺术世界彼此渗透的世界;今日之“作品”不再只是语言建构的“小文本”,而成为融合语言、声音、图像等为一体的多媒体、跨媒体“大文本”;今日之“作者”不再是埋首书斋的写作者,他必须从幕后走到台前,成为文学产业链中的积极参与者;今日之“读者”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创造者,不再只是纸质文学报刊的读者,而成为走进影院剧场、欣赏横屏竖屏,并以弹幕、留言、直播等各种形式发声的“阐释者”“评价者”,成为新大众文艺的创造主体。而今日之文学的传播,也不再是以语言符号直达读者,而是不断被圈,以符号转换实现衍生文本的再生,即通过电影、电视、戏剧、游戏、短视频、微短剧等各种形式的改编转化,实现文学价值的最大化和文学意义与影响的

书评

拥抱动态现场 解码丰富隐喻

——评曾攀的《未拆封的隐喻》

□张淑云

从《当代小说的话语转向与叙事变革》到《新南方写作:地缘、经验与想象》,再到新近出版的《未拆封的隐喻》,曾攀的学术路径呈现出清晰的问题意识。如何捕捉和命名正在发生的文学变革?如何在“话语转向”与“叙事变革”的双重视野中理解新时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这些始终是他追问的核心命题。书名“未拆封的隐喻”既是曾攀对当代文学多元形态的精准概括,也是其批评理念的生动隐喻:拒绝封闭的定论式阐释,以开放的视野直面文学现场的复杂性与未完成性。

在批评实践中,曾攀抛开既定的理论预设,直面文学现场的新鲜经验,努力从中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概念装置。在《未拆封的隐喻》一书中,曾攀多次提到,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过程,无数文学议题、美学命题、文化密码都处于“未拆封”的状态,而那些潜藏在文本深处、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精神密码尚未被完全解码,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去建构。而“隐喻”则指向文学话语的本体性特征,指向那种拒绝被概念完全收编的、属于文学自身的晦暗与丰饶。这两者的结合,使曾攀的批评实践既展现出敏锐的洞察力,又体现出对文学复杂性的尊重。

《未拆封的隐喻》以“新乡土叙事”“新南方写作”“新海洋文学”“新媒介·新大众·新文艺”四个版块,展现曾攀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认知地图。

所谓新乡土叙事,“新”在告别乡土凋敝、乡愁怀旧的单一悲情叙事,转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背景下对发展主体、实践美学、当代史诗的建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乡土叙事始终占据核心位置,从鲁迅的未庄到

累积增值。

由此,文学不再是局限于自身的艺术样式,文学性随着媒介技术和消费社会的升级、随着文本的跨媒介转化和社会影响力的提升而逐步蔓延开来。这构成了全媒体时代文学生产和接受的一种典型现象。在文学写作越来越泛化、文学传播越来越依赖多媒介联动的背景下,文学的边界变得模糊而富有弹性。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更加重视作家的原创力和文学的原创性。唯有如此,才能保持文学的尊严和生命力,并在全媒介时代更好地发挥其母本作用,释放文学的精神引领力。

警惕同质化、平庸化的写作

在我看来,原创力是一个人从无到有地创造出具有独特价值的事物的能力。进一步来说,它不只是创造出某种新东西,更是在思想方法上打破常规,展现出建立事物新联系的综合能力,它是对时代精神的深刻把握与准确表达。必须指出的是,写作之“作”就含有“原创”的意思。这要求写作者具备独立思考、个性表达的原动力,也就是朱光潜所说的“用恰当的语言表达恰当的思想”。

恰当的思想、恰当的语言,应该来自写作者的真切体验。但在这个AI时代,一些写作者会直接借助大模型、数据库来获取相关的思想和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文学写作而言是一种灾难,它必然会损伤作家的主体性、消解文学的原创性。AI的本质是概率预测,它生成的是“最大公约数”式的表达——流畅、工整、合乎规范,当然也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带着不可避免机器味和平均值趋向。在那些原创性要求不高的领域,比如营销文案设计、公文综合整理等,AI也许可以完全替代人。但在真正的文学写作中,作家可以借助AI来查找和整理资料,但到表达阶段,一定要做到“辞必己出”,坚守原创性的底线。

在一个越来越理性化、机械化、同质化的数字时代,感性化、“活人感”、个体性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原创力的源泉,也是文学写作的根基所在。AI的知识是“二手”的,它无法真正感受爱、疼痛或人间的烟火气。很多新大众文艺作品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是因为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新大众以朴素真挚的语言,书写自身独特的生活经验,记录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每个人独特而丰富的生命体验。那些源于个体独特经验的原创作品,让文字背后那个“活活”的写作主体浮现出来。

在AI时代,如果想要洗稿,那实在是太便利了。这

对写作者是一种致命的“诱惑”。但真正的作家,一定要抵制这样的诱惑。实际上,所有的写作者都应该对此保持警惕。守护原创力,是守护人之为人的尊严,守护文学之为文学的未来。

在感知世界中获取经验

这样看来,“在世界之中”的作家必须深耕一手的、原生态的生活经验,以身体感受它,以心灵体悟它,有意识地去接触真实的人,做具体的事,感受真实的自然世界与社会生活,去建立AI无法拥有的独特的身体经验和情感记忆。归根结底,文学是一种生命存在方式。正如沈从文所言,文学艺术的可贵正在于“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的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抽象的抒情》)。从古至今,正是人类所独有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构成了生生不息的文学原创力。

与此同时,“在数字之中”的作家必须重建真善美的价值判断。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与XR(扩展现实)技术的迭代,必将创造更多元、更沉浸的数字化艺术体验,真实与虚拟之间、生活与艺术之间的距离将逐渐被抹平,作者的边界、艺术的边界将逐渐被突破。由此,作为原创者的作家必须提出AI未曾被训练过的问题,定义新的价值维度,重建关于真善美的价值判断,重新回答“何谓真”“何谓善”“何谓美”等根本问题。可以说,提问能力与价值判断正是数智时代原创力的核心所在。

一个没有原创力的人是平庸的,一个没有原创力的时代是平庸的。未来最稀缺的能力,不是像机器一样思考,而是像人一样生活、感受和创造。在高度数智化的时代,正视、守护和提升作家的原创力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真正的原创力,不再取决于作品“生产”的速度,而取决于作家生活经验的广度、生命体验的厚度以及价值判断的锐度,取决于即使与AI协作也决不放弃的人的在场性与主体性。

(作者系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新大众文艺现象及意义研究

中国作协创作部
文艺报
· 合作 ·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文艺产品的形式与样态始终在不断衍生发展。而到了今天,在中国式现代化飞速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新大众文艺已经呈现出了越来越多的新样式。毫无疑问,短视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文艺形式。短视频一般从50秒到5分钟不等,由网友自发创作上传。其内容五花八门,既有对个人生活的简单记录,也有对综艺节目、影视作品的精彩剪辑,在各类网络平台上产生了极强的传播力。

浏览一些短视频平台,从工作到生活,从科技到文艺,各类视频令人目不暇接。最让笔者感兴趣的是生活类的视频。比如,改造居室类的短视频就很受欢迎。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在这个空间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大城市拼搏的青年,花时间和精力把家布置得井井有条、窗明几净。家里摆设的各种小工艺品,阳台上种植的花卉绿植,以及卧室里的卡通抱枕,都体现着主人的审美品位。屏幕中,那满溢的自豪之情,对自己生活的珍惜,会让人感受到一份暖意。笔者爱喝咖啡,一天两杯。所以,我喜欢看这样的视频:青年“UP主”们用小巧精致的机器做着手冲咖啡,给一杯拿铁仔细地拉花。还有些人在煤气灶上,用传统款的小壶,仔细地煮着咖啡。那咕嘟咕嘟的沸水声,满溢着丰富的生活气息。这让我想到了王安忆的很多小说,总是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仪式感。这是一种时间性的表述,也是一种人情味。对物质生活的精打细算,在有限中追求精致的细节,这体现出人们在物质匮乏年代对于“物”的珍惜。实际上,令人感慨的并不是这些生活方式本身,而是从现今物质丰富年代的视角回望过去,会感受到一种惜物的充实幸福感。不光是煮咖啡,还包括做菜,按自己的心意插花,乃至仔细地打扫家里卫生……这一切慢生活的细节,不只是彰显了岁月静好,更体现了一种历史的超稳定性。中国社会过去的一百多年,既是翻天覆地,也是波澜不惊。在一段又一段的大历史的缝隙里,永恒不变的是人们对生活的热情、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在生活类短视频中,旅游分享类作品同样是“显学”。经济腾飞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喜欢暂时抛开关于前途、成长的烦闷,在旅游中燃烧自己的青春,拥抱内心深处的另一个自己。这是个人的主体性日益得到彰显的标志。年轻人勇于在视频中展现自我,记录旅途中的种种探索。音乐与阅读向来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极为重要的部分。这正如网络上热传的一句话:“语言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灵魂到不了的地方,音乐可以。”曾经看到过一些制作精美的阅读类短视频,博主在悠然的音乐中,将刘鹗的《老残游记》、石黑一雄的小说、阿赫玛托娃的诗歌等娓娓道来,伴之以自己的不俗理解。这一刹那,时间放慢了,氛围松弛了。

短视频中,既有淡淡伤感,也有令人捧腹的喜剧。现今的喜剧综艺,多有一种装傻充愣、对着观众大喊“快来看我,我很搞笑”的不自然感。但在喜剧类短视频中,我们可能会感受到一种真实的幽默。比如,我曾经看到一位平面模特的谈谐vlog。他在赶飞机的途中,需要进行下一个品牌的面试。时间匆忙,只能在候机时完成。博主自己陈述,很难向陌生人开口,让其帮自己举手机。于是,只能将手机架在小支架上,放在机场候机区的座椅上。自己对着手机镜头,旁若无人地摆出各种造型与动作。隔着屏幕旁观的我,忍不住大笑出声。生活中有很多幽默的瞬间,生动搞笑却不低俗,等待着有心人去发现、采撷。中国人的谈谐幽默,有很多微表情和语带双关的微妙含义。网络本应是多个多元化的乐园,各种兴趣爱好、观点立场在此碰撞,擦出火花。

短视频不仅呈现当下的生活,也呈现历史中的生活。我曾看过网友上传的一段抗战时期的影像,民众自发地为即将登上列车、奔赴战场的将士们送来水和毛巾。战士们用湿毛巾擦一把脸,平静地钻进火车,坐在车厢窗口旁向外望。没有电影里的悲壮煽情,却有一份忍辱负重的坚定。将时间轴再往前推,网上还有1924年上海淮海路的纪实镜头:几位年轻人,脸型瘦削,留着与当下年轻人相似的文艺分头,发梢带点卷,还颇有几分风华正茂。想想,他们已经是100多年前的人了。但是,影像把他们定格了。这份影像让他们与当下的我们,有了点跨时空对话的味道。这正像王菲那首《如愿》中所唱的,“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我也将见你未见的世界”。

文艺作品往往带有怀旧的色彩,短视频领域也不例外。在各个网络平台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典影视镜头的剪辑作品非常多。当初的剧情优劣与思想价值如何已不重要,大众欣赏的只是每个人都有过但终会消逝的青春。这类短视频让昔日少年的青春岁月不断被翻阅,引发了普遍性的怀旧情绪。当人们回忆往昔,痛苦的记忆被选择性屏蔽,想念的都是那点点滴滴的美好。青春岁月是我们永远的乡愁与原乡般的铭记。因此,青年时期听过的老歌以及相应的旧影像资料,已经被大面积地传播到网上。这也是一种被时代形势推动的新大众文艺的文化生产。真挚动情的歌声,温馨古朴的舞台,凝聚的是热情向上的青春年代。

短视频虽短,但也可以讲述故事。在网络空间中,人们将日常经验与精神生活以视频化的短故事形式充分展现出来。故事已经脱离了小说、电影、戏剧等传统文艺类型,蔓延到各类短视频之中。创作者以不同的内容、冲突以及视听效果来呈现大众的价值观念。这些故事虽然有所虚构、夸张的成分,但其中所蕴含的情绪却如此真实。此外,短视频还可以意境化地呈现格言警句。整个视频一般只有几十秒长度,流动性的图片或视频,剪辑过的背景音乐,配上几行精彩的短句。这些朴素而隽永的语句来自真实的生活,蕴含着丰富的况味。这些词句的背后,是素人写作者们厚实、坚韧的生活底色。这些或讲故事或呈现警句的短视频,映射出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希冀和不懈努力。他们努力劳动,并赋予劳动成果以多种多样的实体化形式。新大众文艺就是这样片段化的样态,扎根于坚实的土壤之中。

以上列举的种种短视频,无不是新大众文艺的丰沛生产力以及千姿百态的生命力的展现。在新时代,人人都是创作者,大众都有挥洒才华、彰显文艺个性的权利与自由。这就是新时代之“新”的核心本质。在短视频中,我们能到丰富多彩的真实生活。即使是从那些经过美化剪辑、夸张处理的作品中,我们也能体会到一定的时代情绪。因此,短视频作品不一定都足以称得上是“文艺”,但它承担了极为重要的记录和展现功能,深度地影响着创作者和接受者的生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短视频里看到真实的生活与情绪

□程盼

(作者系东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